

稻田驱鸟十八般武艺

收获前的守望

文/见习记者 苏杰德

图/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

“冬种夏收曰小熟，夏种冬熟曰大熟。”又是一茬稻米成熟时。农民们顾不得欣赏这幅“绿波春浪满前陂”的美丽画面，他们严阵以待，防止天上来客“抢食”。

一串易拉罐挂在稻田里的竹竿上，护田人拉动绳子，响起咚咚的声音。一群鸟儿从田里惊起，落到附近的树上，观察情况。这些天上来客包括鸦科、雀科、文鸟科等，喜食谷物。在海南，常见的是麻雀，也有形似麻雀的白腰文鸟等。尤其是“亦正亦邪”又数量众多的麻雀，让农民们爱恨交加。

稻苗生长过程中，麻雀会啄走稻田里的害虫。但在稻谷成熟时，它便转变了角色，以米为食。麻雀极为“大方”，发现有稻米，就呼朋唤友。一只麻雀出现在稻田里，有经验的农民知道，一群麻雀随后就会出现。它们还喜欢“铺张浪费”，在稻谷上弹跳时，吃掉的仅仅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米则弹落到地上。而且它们口味挑剔，最喜欢水稻抽穗时的鲜嫩米浆，“麻雀用嘴一夹，汁就流出来了。”家住五指山南圣镇新春村的“90后”苗族女歌手曾若馨用手指比划出鸟用嘴夹物的样子，汁流后，只剩下空壳。

为了驱鸟，村民们使出“十八般武艺”。在五指山南圣镇牙南村等村落，一道道彩带横在稻田里，迎风飞舞；稻草人立在稻田上，各式衣服悬挂在稻田里，像是人在守护；还有能发出鹰叫声的驱鸟设备，让麻雀以为天敌来了。一块块稻田里，古老的赶鸟方式和现代化设施齐聚。

对于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来说，赶鸟也别有特色。曾若馨告诉记者，他们家以前在山坡上种海南特色旱地稻——山栏稻，在稻田附近用稻草搭建了简易草棚“山寮”，棚前挂着多根长枯木棒，这是一种简易版的打击乐器“叮咚”。“窄的木棍，声音亮一点，宽的木棍，则明显厚重，敲击起来会有节奏感。”曾若馨说，父母一边敲一边唱起苗族民歌，声音悠扬飘荡在山间。

对于“狡猾”的麻雀来说，彩带、稻草人等属于“死物”，它们很快就能摸清底细。先是害怕，接着就能适应，麻雀继续自顾自啄食稻米，有时甚至还在驱鸟物上嬉戏。

麻雀“虎口夺食”，自然难以被容忍。人与麻雀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是上世纪50年代，作为“四害”之一，人们锣鼓喧天、弹弓飞舞、毒饵满地，使得麻雀数量急剧减少。随后，农作物的虫害也变得明显起来，人们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。2000年，麻雀成为有生态价值、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的“三有”野生保护动物，不可捕杀、销售。

作为保护动物，村民不能采用捕鸟网等猎杀工具。驱鸟设备之外，便需要人守护在稻田旁。在南圣镇，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村民在自家稻田旁走来走去，边呼喊边挥手，成群的麻雀，蜂拥而至，又被惊起。临近中午，趁着麻雀休息的间隙，有人还做起了刺绣。

人与鸟斗智斗勇，村民只等水稻成熟时抓紧收割，以断了麻雀们的念想。



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村的稻田里，苗族村民搭建一个简易棚子，时不时拉动连接着竹竿的绳子，让绑在竹竿上的易拉罐产生晃动，发出声响，达到赶鸟的效果。



农民特制的猛禽形状驱鸟道具。



鸟儿成群出没吃稻谷。



村民悬挂衣服在稻田里，像是人在守护。



农民手持系着塑料袋的竹竿在稻田里赶鸟。



能发出多种声音并且可以多面反光的现代化驱鸟器。



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村的稻田里，村民们挂上易拉罐、塑料袋、农膜、铁盆等充当驱鸟工具。

